

陈批

# 儒林外史

(下)



(清) 吴敬梓

原著

陈美林 批评校注



創于1897

商務印書館  
The Commercial Press

# 陈批儒林外史

(下)



敬梓 原著  
陈美林 批评校注



创于1897

商务印书馆  
The Commercial Pres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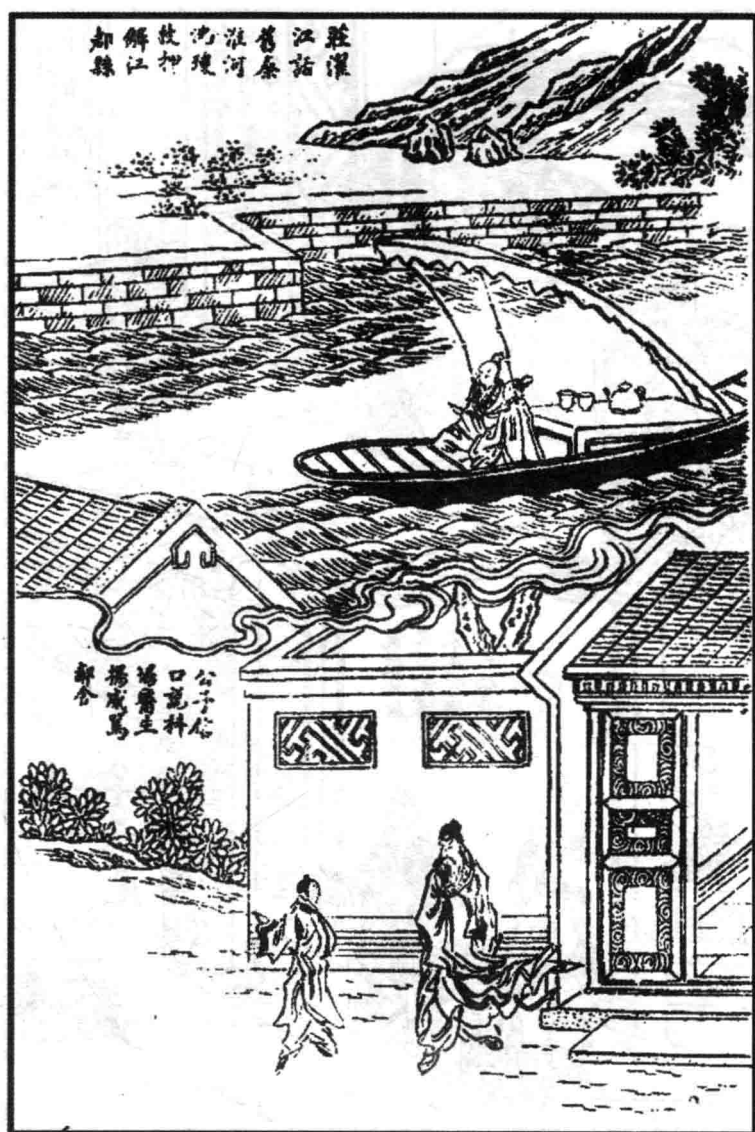
2014年·北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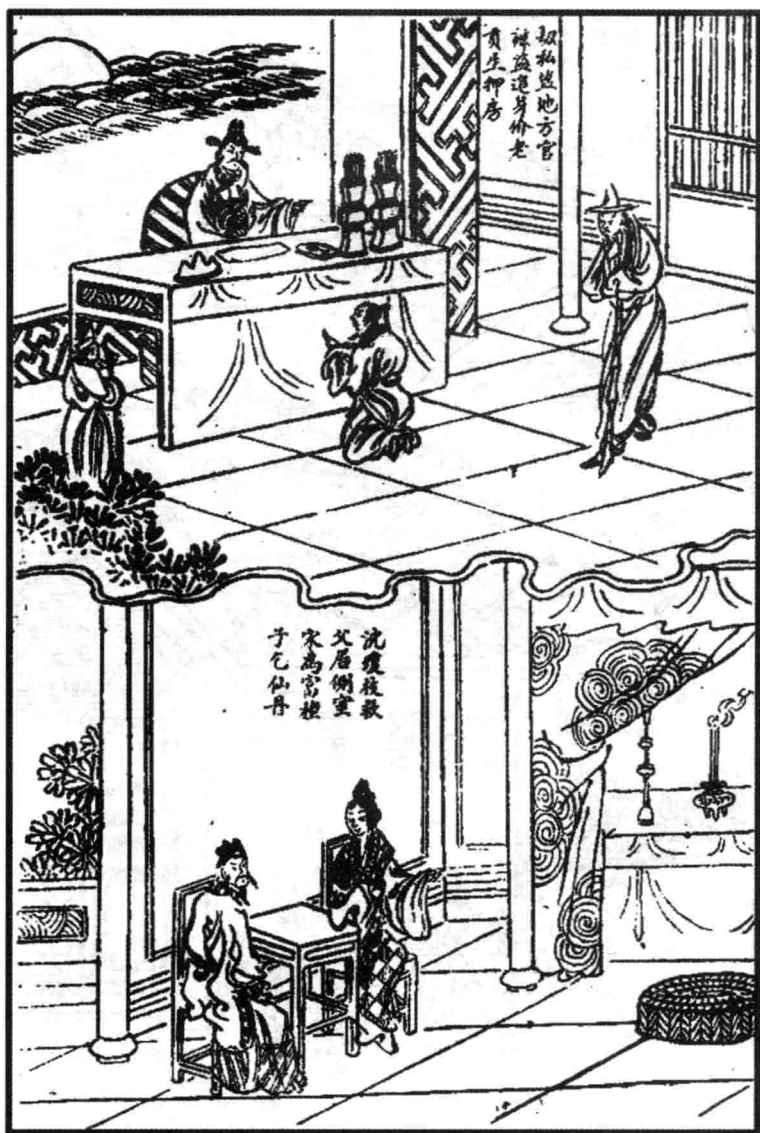
清涼山夫  
遊同  
遊識  
舟亭  
朋友  
送別



議禮樂名流  
訪友備弓旌  
天子招賢







拍軌推武藝  
昔強漢廳柱  
英雄討債



關公府堂夜  
運清漢來賓  
橫燈花尋  
好夢

添回客迷狂  
琴來彈一曲  
高山流水

明神宗下詔征儒  
劉尚書奉旨承祭





## 第二十七回

### 王太太夫妻反目 倪廷珠兄弟相逢

话说沈大脚问定了王太太的话，回家向丈夫说了。次日，归姑爷来讨信，沈天孚如此这般告诉他，说：“我家堂客过去，着实讲了一番，这堂客已是千肯万肯。但我说明了他家是没有公婆的，不要叫鲍老太自己来下插定<sup>①</sup>。到明日，拿四样首饰来，仍旧叫我家堂客送与他，择个日子就抬人便了。”归姑爷听了这话，回家去告诉丈母说：“这堂客，手里有几百两银子的话是真的，只是性子不好些，会欺负丈夫。这是他两口子的事情，我们管他怎的。”瞒了“没有公婆”一节。鲍老太道：“这管他怎的！现今这小厮傲头傲脑，螟蛉之子，难得老太欢喜。天下人情，大抵如此。也要娶个辣燥<sup>②</sup>些的媳妇来制着他才好。”

老太主张着要娶这堂客，随即叫了鲍廷玺来，叫他去请沈天孚、金次福两个人来为媒。鲍廷玺道：“我们小户人家，只是娶个穷人家女儿做媳妇好；这样堂客要了家来，恐怕淘气。”仅以门户不当为辞，而不提及父丧未及半载，不过，文卿瞑目前已有“不必等我满服”、娶媳“要紧”之言。是以上回回目大书“丧父娶妻”则显然为作者诛心之笔。被他妈一顿臭骂道：“倒运的奴才，没福气的奴才！你到底是那穷人家的根子，开口就说要穷，将来少不要穷断你的筋！像他有许多箱笼，娶进来摆摆房也是热闹的。你这奴才知道甚么！”骂的鲍廷玺不敢回言，只得央及归姑爷同着去拜媒人。归姑爷道：“像娘这样费心，还不讨他说个是，只要拣精拣肥，我也犯不着要效他这个劳。”故意拿乔，必使其岳母更其讨厌廷玺。老太又把姑爷说了一番，道：“他不知道好歹，姐夫不必计较他。”姑爷方才肯同他去拜了两个

媒人。

次日，备了一席酒请媒。鲍廷玺有生意，领着班子出去做戏了，就是姑爷作陪客。廷玺乃“正经人家儿子”，一旦文卿故后，便自领班子做戏矣。其后习性渐改，与此种生涯也不无关系。老太家里拿出四样金首饰、四样银首饰来——还是他前头王氏娘子的推根究源，依然是向鼎恩泽。——交与沈天孚去下插定。沈天孚又赚了他四样，只拿四样首饰，叫沈大脚去下插定。那里接了，择定十月十三日过门。到十二日，把那四箱、四橱和盆桶、锡器、两张大床先搬了来。两个丫头坐轿子跟着，到了鲍家，看见老太，也不晓得是他家甚么人，前曾说定“没有公婆”缘故。又不好问，只得在房里铺设齐整，就在房里坐着。

明早，归家大姑娘坐轿子来。这里请了金次福的老婆和钱麻子的老婆两个换亲<sup>③</sup>。到晚，一乘轿子，四对灯笼火把，娶进门来。进房撒帐<sup>④</sup>，说四言八句<sup>⑤</sup>，拜花烛，吃交杯盏，不必细说。五更鼓出来拜堂，听见说有婆婆，就惹了一肚子气，与沈大脚所言全然相反，不由不气。出来使性攒气磕了几个头，也没有茶，也没有鞋<sup>⑥</sup>。拜毕，就往房里去了。丫头一会出来要雨水煨茶与太太嗑<sup>⑦</sup>，一会出来叫拿炭烧着了进去与太太添着烧速香，一会出来到厨下叫厨子蒸点心、做汤，拿进房来与太太吃。两个丫头川流不息的在家前屋后的走，叫的太太一片声响。一连三声“太太”。鲍老太听见道：“在我这里叫甚么太太！连奶奶也叫不的，只好叫相公娘罢了！”俨然严老太称呼赵新娘声口。丫头走进房去，把这话对太太说了，太太就气了个发昏。不但有婆婆，而且又是不省事的婆婆，气上加气矣。

到第三日，鲍家请了许多的戏子的老婆来做朝。南京的风俗：但凡新媳妇进门，三天就要到厨下去收拾一样菜，发个利市。这菜一定是鱼，取“富贵有余”的意思。当下鲍家买了一尾鱼，烧起锅，请相公娘上锅。王太太不睬，坐着不动。钱麻子的老婆走进房来道：“这使不得。你而今到他家做媳妇，这些规矩是要还他的。”太太忍气吞声，脱了锦缎衣服，系上围裙，走到厨下，把鱼接在手内，拿刀刮了三四刮，拎着尾巴望滚汤锅里一掼。起始必忍气为之，必是越想越气，遂攒鱼下锅矣。钱麻子老婆正站

在锅台旁边看他收拾鱼，被他这一泼，便溅了一脸的热气，连一件二色金的缎衫子都弄湿了，不知可曾想到，白绫织金裙子，被四个家人婆娘弄了一点灰之事。吓了一跳，走过来道：“这是怎说！”忙取出一个汗巾子来揩脸。王太太丢了刀，骨都着嘴，往房里去了。当晚堂客上席，他也不曾出来坐。

到第四日，鲍廷玺领班子出去做夜戏，进房来穿衣服。王太太看见他这几日都戴的是瓦楞帽子，并无纱帽，心里疑惑他不像个举人。沈大脚说“没有公婆”，如今则有恶婆；沈大脚说是“武举”，却又并无纱帽，有此疑惑，亦乃必然。前数日之所以未曾发作，毕竟是初进门“太太”，不能不“忍气吞声”。这日见他戴帽子出去，问道：“这晚间你往那里去？”鲍廷玺道：“我做生意去。”说着，就去了。太太心里越发疑惑：一问一答，何其简短。虽为燕尔新婚，并无缝绻之情。“太太”疑惑越发加深矣。他做甚么生意？又想到：想是在字号店里算账。沈大脚曾说“开着字号店”云云，故“太太”方如此解惑。一直等到五更鼓天亮，他才回来。太太问道：“你在字号店里算账，为甚么算了这一夜？”鲍廷玺道：“甚么字号店？我是戏班子里管班的，领着戏子去做夜戏才回来。”太太不听见这一句话罢了，听了这一句话，怒气攻心，大叫一声，望后便倒，牙关咬紧，不省人事。不要公婆，偏有恶婆；要有钱财，却无店号；奢望举人，却是领班；全与大脚所言、自己所想相反。前后三次，嫁人不着，怨怒之深，焉能不发昏耶？鲍廷玺慌了，忙叫两个丫头拿姜汤灌了半日。灌醒过来，大哭大喊，满地乱滚，滚散头发；一会又要扒到床顶上去，大声哭着，唱起曲子来——原来气成了一个失心疯，吓的鲍老太同大姑娘都跑进来看。看了这般模样，又好恼，又好笑。纯是隔岸观火之态，焉有亲人关切之情。正闹着，沈大脚手里拿着两包点心，走到房里来贺喜。才走进房，太太一眼看见，“失心疯”亦认得媒人耶！一如欢喜疯了的范进，犹不忘中了第七名。上前就一把揪住，把他揪到马子<sup>®</sup>跟前，揭开马子，抓了一把尿屎，抹了他一脸一嘴，“太太”前此曾将一匣金珠首饰倾入马桶，今日又从马桶抓出尿屎，前后相映，正是喇子手段。沈大脚满鼻子都塞满了臭气。众人来扯开了，沈大脚走出堂屋里，又被鲍老太指着脸骂了一

顿，沈大脚没情没趣，只得讨些水洗了脸，悄悄的出了门，回去了。

这里请了医生来。医生说：“这是一肚子的痰，正气又虚，要用人参、琥珀。”每剂药要五钱银子。未进门之日，吃八分银子的药，如今却要五钱银子矣。自此以后，一连害了两年，把些衣服、首饰都花费完了，两个丫头也卖了。“天火”烧光。归姑爷同大姑娘和老太商议道：“他本是螟蛉之子，又没中用，而今又弄了这个疯女人来，当初谁弄之而来耶！在家闹到这个田地，将来我们这房子和本钱，还不够他吃人参、琥珀！吃光了，所吃光者，乃其自带之衣服首饰，并非鲍家之物。这个如何来得？不如趁此时将他赶出去，离门离户，我们才得干净，一家一计<sup>⑨</sup>过日子。”老岳丈临终之际，嘱咐全家“同心同意，好好过日子”，岂忘之耶？撵走廷玺，方好“一家一计过日子”，早将廷玺视为外人矣。鲍老太听信了女儿、女婿的话，要把他两口子赶出去。

鲍廷玺慌了，去求邻居王羽秋、张国重来说。张国重、王羽秋走过来，说道：“老太，这使不得。他是你老爹在时抱养他的。况且，又帮着老爹做了这些年生意，鲍家家业，亦有廷玺所创，邻人均知。如何赶得他出去？”老太把他怎样不孝，媳妇怎样不贤，着实数说了一遍，说道：“我是断断不能要他的了！他若要在这里，我只好带着女儿、女婿，搬出去让他！”当下两人讲不过老太，只得说道：“就是老太要赶他出去，也分些本钱与他做生意。叫他两口子光光的怎样出去过日子？”老太道：“他当日来的时候，只得头上几茎黄毛，身上还是光光的。而今我养活的他恁大，又替他娶过两回亲。王羽秋、张国重为当时廷玺过继之凭中，能再三为廷玺说情，向鲍老太相争，确为难得。想来文卿悉知其妻心性，平素亦善择友人，必如王、张之公道者，始请为凭中。况且他那死鬼老子，也不知是累了我家多少。他不能补报我罢了，我还有甚么贴他！”那两人道：“虽如此说，恩从上流，还是你老人家照顾他些。”说来说去，说的老太转了口，许给他二十两银子，自己去住。

鲍廷玺接了银子，哭哭啼啼，不日搬了出来。在王羽秋店后借一间屋居住。只得这二十两银子，要团班子<sup>⑩</sup>、弄行头<sup>⑪</sup>，是弄不起；要想做个

别的小生意，又不在行；只好坐吃山空。把这二十两银子吃的将光，太太的人参、琥珀也没得吃了，病也不大发了，只是在家坐着哭泣咒骂，非止一日。

那一日，鲍廷玺街上走走回来，王羽秋迎着问道：“你当初有个令兄在苏州么？”陡然接榫，然与前文仍丝络相连，并不突兀。鲍廷玺道：“我老爹只得我一个儿子，并没有哥哥。”王羽秋道：“不是鲍家的，是你那三牌楼倪家的。”鲍廷玺道：“倪家虽有几个哥哥，听见说，都是我老爹自小卖出去了，后来一总都不知个下落，却也不曾听见是在苏州。”王羽秋道：“方才有个人，一路找来，找在隔壁鲍老太家，说：‘倪大太爷找倪六太爷的。’鲍老太不招应<sup>⑩</sup>，心术坏极。那人就问在我这里，我就想到你身上。你当初在倪家可是第六？”鲍廷玺道：“我正是第六。”王羽秋道：“那人找不到，又到那边找去了。他少不得还找了回来，你在我店里坐了候着。”少顷，只见那人又来找问。阿三如此寻来。映照后文。王羽秋道：“这便是倪六爷，你找他怎的？”鲍廷玺道：“你是那里来的？是那个要找我？”那人在腰里拿出一个红纸帖子来，递与鲍廷玺看。鲍廷玺接着，只见上写道：

水西门鲍文卿老爹家过继的儿子鲍廷玺，本名倪廷玺，乃父亲倪霜峰第六子，是我的同胞的兄弟。我叫倪廷珠。找着是我的兄弟，就同他到公馆里来相会。要紧！要紧！

鲍廷玺道：“这是了！一点也不错。你是甚么人？”那人道：“我是跟大太爷的。叫作阿三。”鲍廷玺道：“大太爷在那里？”阿三道：“大太爷现在苏州抚院衙门里做相公，每年一千两银子。而今现在大老爷公馆里。既是六太爷，就请同小的到公馆里和大太爷相会。”鲍廷玺喜从天降，正是山穷水尽，忽又柳暗花明。就同阿三一直走到淮清桥抚院公馆前。阿三道：“六太爷请到河底下茶馆里坐着，我去请大太爷来会。”一直去了。

鲍廷玺自己坐着，坐了一会，只见阿三跟了一个人进来，头戴方巾，身穿酱色缎直裰，脚下粉底皂靴，三绺髭须，有五十岁光景。那人走进茶馆，阿三指道：“便是六太爷了。”鲍廷玺忙走上前，那人一把拉住道：“你便是我六兄弟了！”弟兄乍然相认，必有此行此言，神情逼真。鲍廷玺道：“你

便是我大哥哥!”两人抱头大哭,哭了一场坐下。倪廷珠道:“兄弟,自从你过继在鲍老爹家,我在京里,全然不知道。我自从二十多岁的时候,就学会了这个幕道,在各衙里做馆<sup>⑤</sup>。在各省找寻那几个弟兄,都不曾找的着。五年前,我同一位知县到广东赴任去,在三牌楼找着一个旧时老邻居问,才晓得你过继在鲍家了,父母俱已去世了!”补出何以知其过继一节。说着,又哭起来。鲍廷玺道:“我而今鲍门的事……”倪廷珠道:“兄弟,你且等我说完了。骤然相逢,彼此争着诉说一己遭遇。文木老人体察细微,运笔有情。我这几年,亏遭际了这位姬大人,宾主相得,每年送我束脩一千两银子。那几年在山东,今年调在苏州做巡抚。这是故乡了,我所以着紧来找贤弟。找着贤弟时,我把历年节省的几两银子,拿出来弄一所房子,将来把你嫂子也从京里接到南京来,和兄弟一家一计的过日子。倪廷珠所云“一家一计”,出自真心,感人至深;归姑爷所云“一家一计”出自坏心,令人憎恶。前后相照,两者不同包含,更觉昭然。兄弟,你自然是娶过弟媳的了。”鲍廷玺道:“大哥在上……”便悉把怎样过继到鲍家,怎样蒙鲍老爹恩养,怎样在向太爷衙门里招亲。怎样前妻王氏死了,又娶了这个女人,而今怎样怎样被鲍老太赶出来了,都说了一遍。人尽知之,而廷珠不知;廷玺欲使其兄知之而又不使他人厌之,乃囊括大略情节告之。文木老人每于该用俭笔之际,必不拖沓行文。倪廷珠道:“这个不妨。而今弟妇现在那里?”鲍廷玺道:“现在鲍老爹隔壁一个人家借着住。”倪廷珠道:“我且和你同到家里去看看,我再作道理。”

当下会了茶钱,一同走到王羽秋店里。王羽秋也见了礼。鲍廷玺请他在后面。王太太又可做“太太”矣,“太太”之声又将不断于口耳之间。拜见大伯,此时衣服、首饰都没有了,只穿着家常打扮。倪廷珠荷包里拿出四两银子来,送与弟妇做拜见礼<sup>⑥</sup>。王太太看见有这一个体面大伯,不觉忧愁减了一半,自己捧茶上来。鲍廷玺接着,送与大哥。倪廷珠吃了一杯茶,说道:“兄弟,我且暂回公馆里去。我就回来和你说话,你在家等着我。”说罢,去了。鲍廷玺在家和太太商议:“少刻大哥来,我们须备个酒饭候着。如今买一只板鸭和几斤肉,再买一尾鱼来,托王羽秋老爹来收

拾，做个四样才好。”有鱼有肉，廷玺自以为丰盛矣，其平素生活之俭朴可知。王太太说：“呸！你这死不见识面<sup>⑤</sup>的货！他一个抚院衙门里住着的人，他没有见过板鸭和肉？他自然是吃了饭才来，他希罕你这样东西吃？如今快秤三钱六分银子，到果子店里装十六个细巧围碟子来，打几斤陈百花酒候着他，才是个道理！”毕竟“太太”在孙乡绅家坐过“上席”“正中”，见过世面。办不起筵席，索性以细巧果品招待，亦为适宜得体。鲍廷玺道：“太太说的是。”与乃兄说“这个女人”此处却称“太太”，且是成婚以来首次以“太太”称之。抑或因其对“大太爷”热忱招待之故。当下秤了银子，把酒和碟子都备齐，捧了来家。

到晚，果然一乘轿子，两个“巡抚部院”的灯笼，阿三跟着，他哥来了。倪廷珠下了轿，进来说道：“兄弟，我这寓处没有甚么，只带的七十多两银子。”叫阿三在轿柜里拿出来，一包一包，交与鲍廷玺，道：“这个，你且收着。我明日就要同姬大人往苏州去。你作速看下一所房子，价银或是二百两、三百两，都可以，你同弟妇搬进去住着。你就收拾到苏州衙门里来。我和姬大人说，把今年束脩一千两银子都支了与你，拿到南京来做个本钱，或是买些房产过日。”当下鲍廷玺收了银子，留着他哥吃酒。吃着，说一家父母兄弟分离苦楚的话。说着又哭，哭着又说。弟兄生离多年，一旦相见，悲喜交集，势必必有哭有说。然其离情别绪、千辛万苦，前文均一一叙及，故此处仅以“说着又哭，哭着又说”八字总括。直吃到二更多天，方才去了。

鲍廷玺次日同王羽秋商议，叫了房牙子<sup>⑥</sup>来，要当房子<sup>⑦</sup>。自此，家门口人都晓的倪大老爷来找兄弟，现在抚院大老爷衙门里，都称呼鲍廷玺是倪六老爷，复其原姓。太太是不消说。又过了半个月，房牙子看定了一所房子，在下浮桥施家巷，三间门面一路四进，是施御史家的。伏施御史故事。施御史不在家，着典与人住，价银二百二十两。成了议约，付押议银二十两，择了日子搬进去再兑银子。搬家那日，两边邻居都送看盒，归姑爷也来行人情，出分子。归姑爷亦为趋势之徒。作者补写此句，益增其恶。鲍廷玺请了两日酒，又替太太赎了些头面<sup>⑧</sup>衣服。太太身子里又有

些啾啾唧唧的起来，隔几日要请个医生，要吃八分银子的药。与未嫁廷玺前吃药所花银数相同，“旧病”复发矣。那几十两银子，渐渐要完了。

鲍廷玺收拾要到苏州寻他大哥去，上了苏州船。那日风不顺，船家荡在江北。走了一夜，到了仪征，舡住在黄泥滩，风更大，过不得江。鲍廷玺走上岸要买个茶点心吃。忽然遇见一个少年人，头戴方巾，身穿玉色绸直裰，脚下大红鞋。与前文“美貌”“好个相貌”映照。那少年把鲍廷玺上上下下看了一遍，问道：“你不是鲍姑老爷么？”鲍廷玺惊道：“在下姓鲍。相公尊姓大名？怎样这样称呼？”那少年道：“你可是安庆府向太爷衙门里王老爹的女婿？”一问再问，确是认不真切时询人声口。鲍廷玺道：“我便是。相公怎的知道？”那少年道：“我便是王老爹的孙女婿，你老人家可不是我的姑丈人么？”鲍廷玺笑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？且请相公到茶馆坐坐。”

当下两人走进茶馆，拿上茶来。仪征有的是肉包子，装上一盘来吃着。鲍廷玺问道：“相公尊姓？”那少年道：“我姓季。姑老爷你认不得我？我在府里考童生，看见你巡场，我就认得了。后来，你家老爹还在我家吃过了酒。这些事，你难道都记不的了？”鲍廷玺道：“你原来是季老太爷府里的季少爷！你却因甚么做了这门亲？”季苇萧道：“自从向太爷升任去后，王老爹不曾跟了去，就在安庆住着。后来我家岳<sup>⑧</sup>选了典史，安庆的乡绅人家因他老人家为人盛德<sup>⑨</sup>，所以同他来往起来，我家就结了这门亲。”补出向鼎之管家成为安庆乡绅，季、王结亲一段情事。此亦可见社会阶层之变动情形。鲍廷玺道：“这也极好。你们太老爷在家好么？”季苇萧道：“先君见背已三年多了。”了结季守备故事。鲍廷玺道：“姑爷，你却为甚么在这里？”季苇萧道：“我因盐运司苟大人是先君文武同年，我故此来看看年伯。姑老爷，你却往那里去？”鲍廷玺说：“我到苏州去看一个亲戚。”何以不说去看长兄，乃因季苇萧并不知廷玺出嗣经历，说来话长，旅途相遇，行色匆匆，长话短说耳。季苇萧道：“几时才得回来？”鲍廷玺道：“大约也得二十多日。”季苇萧道：“若回来无事，到扬州来顽顽。若到扬州，只在道门口门簿<sup>⑩</sup>上一查，便知道我的下处。我那时做东请姑老爷。”鲍廷玺道：



“这个一定来奉候。”伏后文。说罢，彼此分别走了。

鲍廷玺上了船，一直来到苏州，才到阊门上岸，劈面撞着跟他哥的小厮阿三。兄寻弟，廷玺在南京首先见到阿三；弟寻兄，廷玺在苏州亦首先见到阿三。前者带来喜讯，后者捎来不幸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荣华富贵，依然一旦成空；奔走道途，又得无端聚会。毕竟阿三说出甚么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校注

① 下插定：即下定、订婚。用妇女插戴的首饰作为信物送到女方家，以示订婚。送插定的人，可以是男方母亲，也可请媒人为之。此处是由媒人而不是由男方母亲送去。

② 辣燥：脾气大，性格暴躁。

③ 搀亲：扶新娘下轿，这是旧时婚礼中的一个程序。

④ 撒帐：旧时婚礼中的一种仪式，男女双方对拜后并坐床沿，伴娘以金钱彩果向床上抛掷。

⑤ 四言八句：撒帐时讲的吉利话，四字一句，共八句，大多为夫妇偕老、多子多福一类的祝颂之词。

⑥ 也没有茶，也没有鞋：南京风俗，以糖、枣为孝敬长者的礼物，合称为“茶”。旧时婚礼，新媳妇拜见婆婆时，要送糖、茶和新鞋，以示尊敬。

⑦ 嗑(xīā)：同呷，喝。

⑧ 马子：即马桶，便器。

⑨ 一家一计：一家人心意一致。

⑩ 团班子：团，戏剧行业口头语，凑拢、组合的意思；团班子，即组织一个戏班。

⑪ 弄行头：置办戏曲演员的服饰和道具。

⑫ 招应：招呼、理睬。

⑬ 做馆：此处指做幕友。

⑭ 拜见礼：即见面礼。初次见面时，辈分低的人按照礼俗向辈分高的人行礼致敬，而辈分高的人则赠予辈分低的人以钱物，作为见面礼。

⑮ 不见识面：即不见世面。

⑯ 房牙子：旧时以介绍说合、房产租赁或买卖从中收取费用为业的经纪人。

⑰ 当房子：“当”即“典当”；当房子即典房子。

⑱ 头面：首饰。

⑲ 家岳：岳，岳父；家岳，对他人称自己的岳父。

⑳ 盛德：对有品德人的敬称。《世说新语·企羡》：“(庾亮)后取殷浩为长史，始